

An illustration of two people walking along a dirt path in a dense forest. It is raining, and both individuals are holding umbrellas. The person on the left is wearing a light blue jacket, tan pants, and a brown hat, carrying a brown backpack and holding a colorful umbrella with red, yellow, and blue sections. The person on the right is wearing a green jacket, dark pants, and a backpack, holding a black umbrella. The forest is lush with green trees and foliage, with rain visible as white streaks in the air.

郑清文 春雨

绘图 / 几米



大师名作绘本
河北教育出版社

鄭清文



郑清文

春雨

绘图 / 几米



大师名作绘本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雨 / (中国)郑清文著, (中国)几米绘.

—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3.1

(大师名作绘本. 第2辑)

ISBN 7-5434-4967-6

I. 春… II. ①郑… ②几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93334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文化事业部授权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1998 Ji Mi



大师名作绘本 19

春雨

原著 / 郑清文

绘图 / 几米

策划 / 王亚民 颜达

责任编辑 / 杨才 马海霞 颜达

译校 / 柳刚永

美术编辑 / 邓馨 刘昕 贾鑫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

地址 /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邮编: 050061

制作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印刷 / 深圳(宝安)新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9 × 1194mm 1/16 印张 / 2印张

版次 / 200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/ 1~15000

定价 / 每辑128.00元 (共10册, 每册12.80元)

冀图登字: 03-2002-019号

书号 / ISBN 7-5434-4967-6/I·819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春 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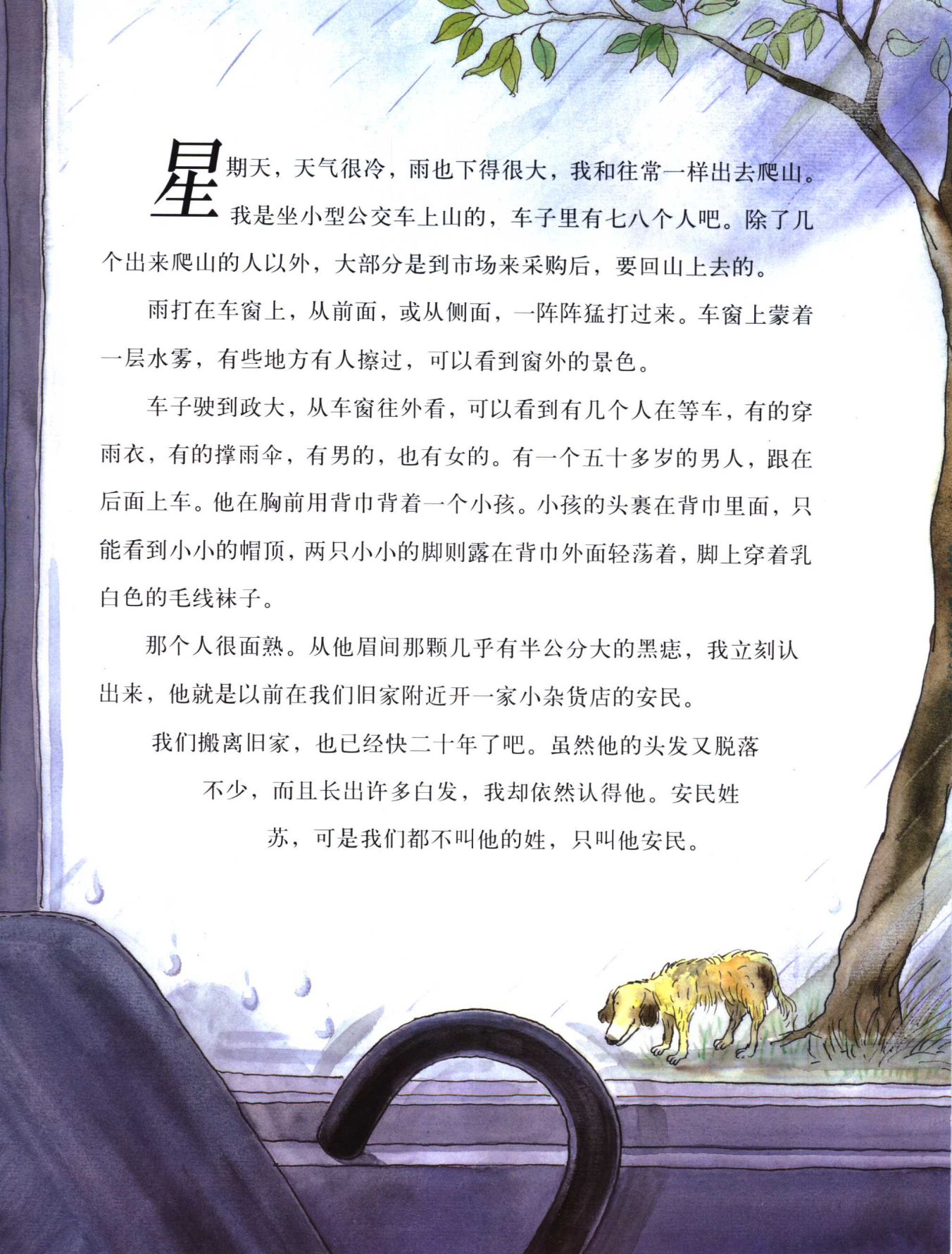
霏霏的春雨，带出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旧事……

一个男人在妻子去世二十年的忌日，带着一周岁的养子去祭拜，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？

在台湾文坛备受推崇的作家郑清文，以自然朴素的文字写出耐人寻味的故事；几米的插画清新可人，让读者在翻开书页的同时，就仿佛透过时光放映机，进入以往台湾踏实、淳朴的乡土生活之中。





The illustration depicts a rainy day scene. At the top, a tree branch with green leaves hangs down.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blue sky with stylized rain falling.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, a yellow and brown dog stands on a path. In the bottom left, a dark, curved shape, possibly a car's wheel or a shadow, is visible. The overall mood is quiet and nostalgic.

星期天，天气很冷，雨也下得很大，我和往常一样出去爬山。

我是坐小型公交车上山的，车子里有七八个人吧。除了几个出来爬山的人以外，大部分是到市场来采购后，要回山上去的。

雨打在车窗上，从前面，或从侧面，一阵阵猛打过来。车窗上蒙着一层水雾，有些地方有人擦过，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。

车子驶到政大，从车窗往外看，可以看到有几个人在等车，有的穿雨衣，有的撑雨伞，有男的，也有女的。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，跟在后面上车。他在胸前用背巾背着一个小孩。小孩的头裹在背巾里面，只能看到小小的帽顶，两只小小的脚则露在背巾外面轻荡着，脚上穿着乳白色的毛线袜子。

那个人很面熟。从他眉间那颗几乎有半公分大的黑痣，我立刻认出来，他就是以前在我们旧家附近开一家小杂货店的安民。

我们搬离旧家，也已经快二十年了吧。虽然他的头发又脱落

不少，而且长出许多白发，我却依然认得他。安民姓

苏，可是我们都不叫他的姓，只叫他安民。



我还记得，我们离开旧家时，那附近虽然是在市内，却还有一些水田和竹丛，一条灌溉用的水沟贯穿其间，到了晚上，有时还可以听到蛙叫声。

安民他们开的杂货店，就在竹丛下的水沟边。那个地方，蚊子很多，到了晚上，路灯一亮，除了蚊子以外，还有许多小飞虫，绕着灯光不停飞舞。听说，现在那些田地已填埋起来，盖了林立的大厦。

我们不叫他的姓，是因为他是入赘过来的。我记得他的妻子姓林，叫林素贞，我们都叫她阿贞。阿贞是那家杂货店的老板阿土伯的独生女。当时，阿土伯还是以种菜为业。除了那一间小杂货店，他们在那附近还有一块五六百坪的菜圃，只是一家人的生活，主要还是靠杂货店来维持。

我也还记得阿贞那个女人。当时，她还不到三十岁，身材细瘦，有点儿扁平，脸色有点儿苍白，下巴尖尖的，眼睛大，有点儿凹进去，

时常眨个不停，好像有点儿神经质。可能是为了工作方便，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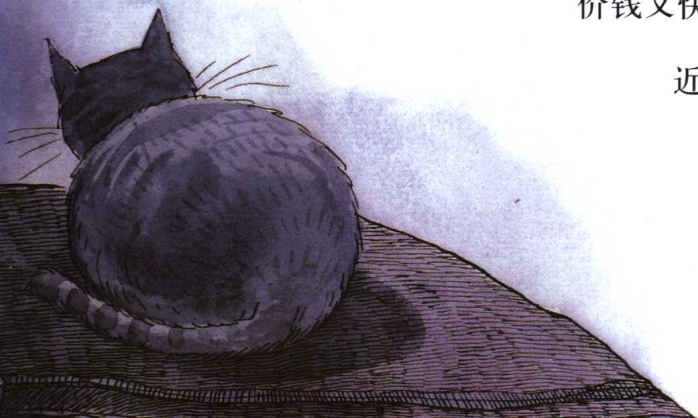
的头发烫得很短。不管怎么看，她都不能算是一个很迷

人的女人。但是，她待人亲切，动作敏捷，计算

价钱又快又准确，还经常去掉零头，在附

近的声名相当不错，因此杂货店

的生意相当兴旺。



因为她是独生女，阿土伯坚持要招赘，她的婚事就这样耽搁下来。

阿贞和安民的婚事，是通过孤儿院安排的。听说这也是阿贞的舅父全力促成的。他说，一般的男人不肯入赘，孤儿由于身世可怜，比较不挑剔，要找个老实可靠，而又肯吃苦的人，也比较容易。

安民是个弃婴，父母是谁，没有人知道。有些弃婴的父母为了将来认领时有所依据，还会留个名牌，或一封信、一件信物。至于安民，却什么都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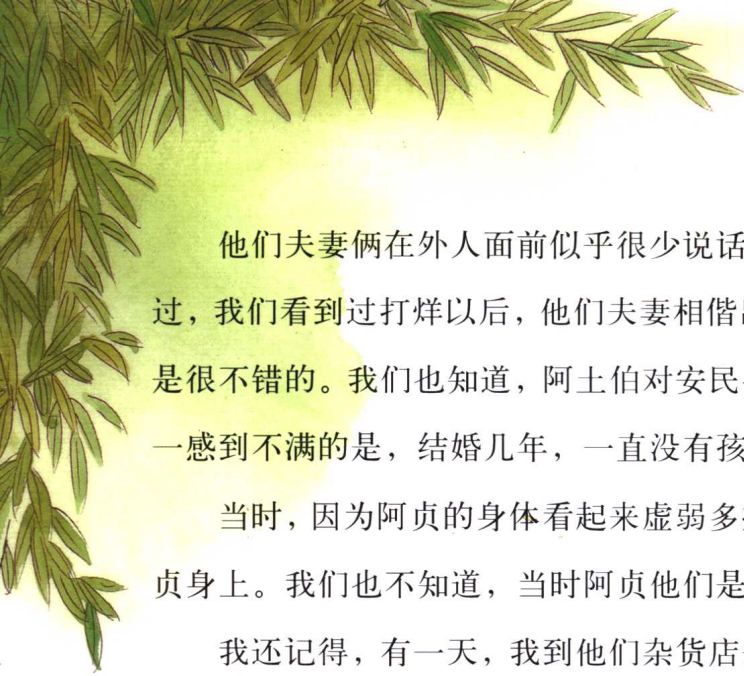


也就是说，他的父母已完全没有考虑到将来认领的事。安民是孤儿院院长取的名字，他姓苏。其实苏是院长的姓，那些身份不明的孤儿，全部都姓苏。安民在孤儿院长大，到了十五岁就离开孤儿院，到一家杂货店去当送货员。他为人老实，入赘到林家，可以说是相当理想的人选。

安民入赘以后，工作很卖力。我们时常看到他穿着短裤和拖鞋，踩着一辆后面装有一个铁架的中古脚踏车，日夜不停，到处去送货。我们住在四楼，经常看到他一口气跑了上来，急喘着气，用手背把额头的汗揩掉。







他们夫妻俩在外人面前似乎很少说话，看起来像是老板和伙计。不过，我们看到过打烊以后，他们夫妻相偕出去吃宵夜，他们的感情应该是很不错的。我们也知道，阿土伯对安民也很满意，很信任他。他们惟一感到不满的是，结婚几年，一直没有孩子。

当时，因为阿贞的身体看起来虚弱多病，大家都以为毛病是出在阿贞身上。我们也不知道，当时阿贞他们是否去找医生检查过。

我还记得，有一天，我到他们杂货店去买香烟，阿贞刚好不在。我看到安民在竹丛下捡了一个人家丢弃的破碗，俯身到门前的水沟舀了半碗不到的水，而后再放回竹丛下。那时候，水沟的水还是相当洁净的，水沟里还长着鲜绿色的水草，在水里漂曳着。有时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小鱼在那里追逐。

他看到我，怔了一下，好像小孩做了坏事被大人撞见一般。当时，我心里有点儿疑惑，也有点儿不安。他在做什么呢？会是什么法术吗？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不管什么，一定和生小孩有关。说不定是一种求孩子的仪式。我知道，阿贞时常到各地庙寺去行香，祈求有个孩子。



“你看，这一条小水沟，水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，也流到很远的地方去。只要水不断地流着，小水沟就不会干掉。但是，装在碗里的水，是不流动的。它没有来源，所以很快就会干掉。我试过好几次了，不会超过一个礼拜。”

那时，我并不了解他的意思。但是，我总觉得，他的话一定有什么含意。我实在没想到，一个很普通的人，却有一般人没有办法了解的一面。

就在这件事发生之后不到一年，也就是我们搬离旧家之前一年多，阿贞家里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。安民竟和附近理发店一个叫阿菊的理发小姐有了关系。

有人说他“赚了一个家，也赚了一个老婆，还不满足，实在不应该”。

有人说他“伺老鼠，咬布袋”。

“阿菊说，她愿意为我们生个孩子。她说，孩子一生下来，就给我们报户口，当做是我们亲生的。”安民对阿贞解释说。





那时，我想起安民用破碗舀小水沟的水的事。我似乎可以找到它的答案了。安民是个孤儿，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。而现在，阿贞又不生孩子。他的生命不知来源，也接不下去。一旦，他自己的生命结束，他的命脉就完全断掉，像那些装在破碗里的水，什么也留不下来了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”阿贞说。

我们住在旧家那边有七年多，从来没有看到阿贞发过脾气。这一天，从外表上看，她好像也没有生气。但是，我们似乎可以预感到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

“你出去。”

“阿贞，原谅我。这是我的错。以后……”

“没有以后了。”

“阿贞……”

“你出去，不要再回来。你自己的东西，全部可以拿走。”

阿土伯也来劝。我们都知道，阿土伯很看重安民。但是，这一次，阿贞一点儿也不让步。

安民出去了两天，第三天又回来了。很奇怪的是，阿贞没有再赶他。他和以前一样，继续踩着脚踏车出去送货，从表面上看，似乎和以前完全一样。只是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人一起出去吃宵夜了。

差不多又经过三个多月，理发小姐阿菊也走掉了。自始至终，阿菊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。

有人说，阿贞不生孩子，问题可能在安民那边了。

大概是在阿菊离开之后一个月的光景，有一天，阿贞对安民说，她要去南部。她没有说去南部做什么，也没有说去南部什么地方。安民也没有问她。

过了几个月，阿贞的肚子凸了出来。她人很瘦，很容易看得出来。开始，大家以为是安民的。但是，另外有人说，这是阿贞去南部带回来的礼物。这是否是事实，没有人知道。

表面上，安民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当然，他是没有什么立场的。有人说，安民曾经表示过，阿贞的孩子就是他的孩子。这一句话，似乎说得不够清楚，不过，我对这句话的确实性，还是有些怀疑的。

不久，阿贞流产了。听说，那是个男婴。大家都相信，流产的原因，是因为她身体太弱。流产以后，她的身体似乎更加虚弱了。有一次，我还看到她怔怔地坐在店里，好像认不出我。

过了两三个礼拜，我们搬走了。以后的事，我们也不很清楚。

